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

尚書劉文獻公

卷十之一

公名肅字才卿威州洛水人金興定中登進士第國初為
東平嚴侯幕官歲壬子應召北上授邢州安撫使中統元
年拜真定宣撫使明年召為右三部尚書兼議中書省事
四年致仕仍議中書省事是歲卒年七十六

公幼氣孱年十六始學屬句日豪僅指半許便能從諸生習
為程文下筆皆有理致中興定二年詞賦進士第辟新蔡令
始入其境彌望皆蒿萊問其故則曰近歲征賦率以牛力為
差民多匿牛於宅所而不得耕至縣適賦夏稅乃平其輕重
以為定額揭榜境內曰自今種樹牧養營運興造續有增置
者更不加賦行之再稔荒田耕墾殆盡畜牧遍野比秩滿入
為尚書省掾科屬刑禁會內藏軍吏告本庫官屬盜羅者復



有盜入宮竊內藏珠者金主怒併令窮治有司捕盜不能獲
雜訊京市貨珠者但指前庫吏盜珠貨已久願代償他珠而
元盜羅又不獲二事連及十一人刑部大理皆欲處以極刑
宰相以下莫敢異同公獨執而不行以謂本捕之賊物非正
贓而欲置人於死恐涉冤枉皆當駁出辨論月餘咸釋出之

撰墓誌

汴梁下公挈家入東平嚴武惠公招致幕下署行尚書省負
外即改行軍萬戶府經歷東平歲賦丁絲包銀而復輸城鹽
十餘萬兩色絹萬匹民不堪重公白武惠奏而罷之諸路復
綿縮自此始漕渠決河間散水口役夫萬人東平獨膺十之
四主役者且築且完工無已時公白武惠曰此我之劇疾也
數其謾不時塞請於朝即減其役尋罷之軍儲糧歲輸新衛
東平水運萬石至舊衛再輦而南五十里公具圖言於武惠

奏乞立衛州倉朝議從之公在東平二十年贊畫為多商公文

撰墓

聖上初在潛邸以介弟之親輔政

先朝欽意太平徵聘四方宿儒俊造賓接柄用以更張治具
立安撫司於邢昶疏蕪穢立經略司於汴開斥邊徼立宣撫
司於秦保釐封國公首膺邢州之選自金于戈擾攘土豪崛
起惟知聚斂孰為法度程式公到郡公私闕乏日不能給遂
興鐵冶以足公用造楮幣以通民貨車編甲乙受顧而傳馬
給園戶恒養而駟官舍既修賓館有所川梁倉庾簿書期會
群吏法守惟謹四方傳其新政焉墓碑

上即位勵精為治置十路宣撫司以總天下之政公治真定真
定行用銀鈔奉

太后旨交通燕趙以及唐鄧之間數計八千餘中統新鈔將

行銀鈔之價頓虧公私囂然不知措手公言救之之術有三
舊鈔不行下損民財上廢天子仁孝之名依舊行用一也新
舊兼用二也必欲全行新鈔直須如數收換庶幾小民不致
虛損三也省議嘉之從其第三策城西木方隄堰歲久缺壞
公行視急修之撤沙易土植柳其上秋果大雨滹沱水至無
害郡人德之墓碑

二年公被召議立省部首拜右三部尚書一時典憲多出公
手尋有旨兼議中書省事是年以年老求退上曰卿耆年
宿德飽諳政事宜立範模使後人易於遵守朕之意也可無
辭明年復上章請老始許以本官致仕仍給半俸終身議中
書省事如故墓碑

公喜論天下事軍國之大計米鹽之細務罔不周知辭簡理
順未嘗疾言遽色惟善是欲不滯於一己之私自中統以來

左曹之任以通才得名者獨公一人焉墓碑

平章宋公

卷十之二

公名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入國初為東平行臺幕官中
統元年拜益都宣撫使召為右三部尚書王師圍濟南參
議行中書省事至元二年拜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未
幾拜平章政事三年以年老辭位詔中書大事即其家議
之五年薨年八十

公貌清奇耳聳過眉一寸許相者以為必壽且貴資敏悟學

如夙習弱冠工文賦隨薦書試禮部同族兄知柔補大學生

齊名一時有大小宋之名太常徐公撰墓誌曰嘗試禮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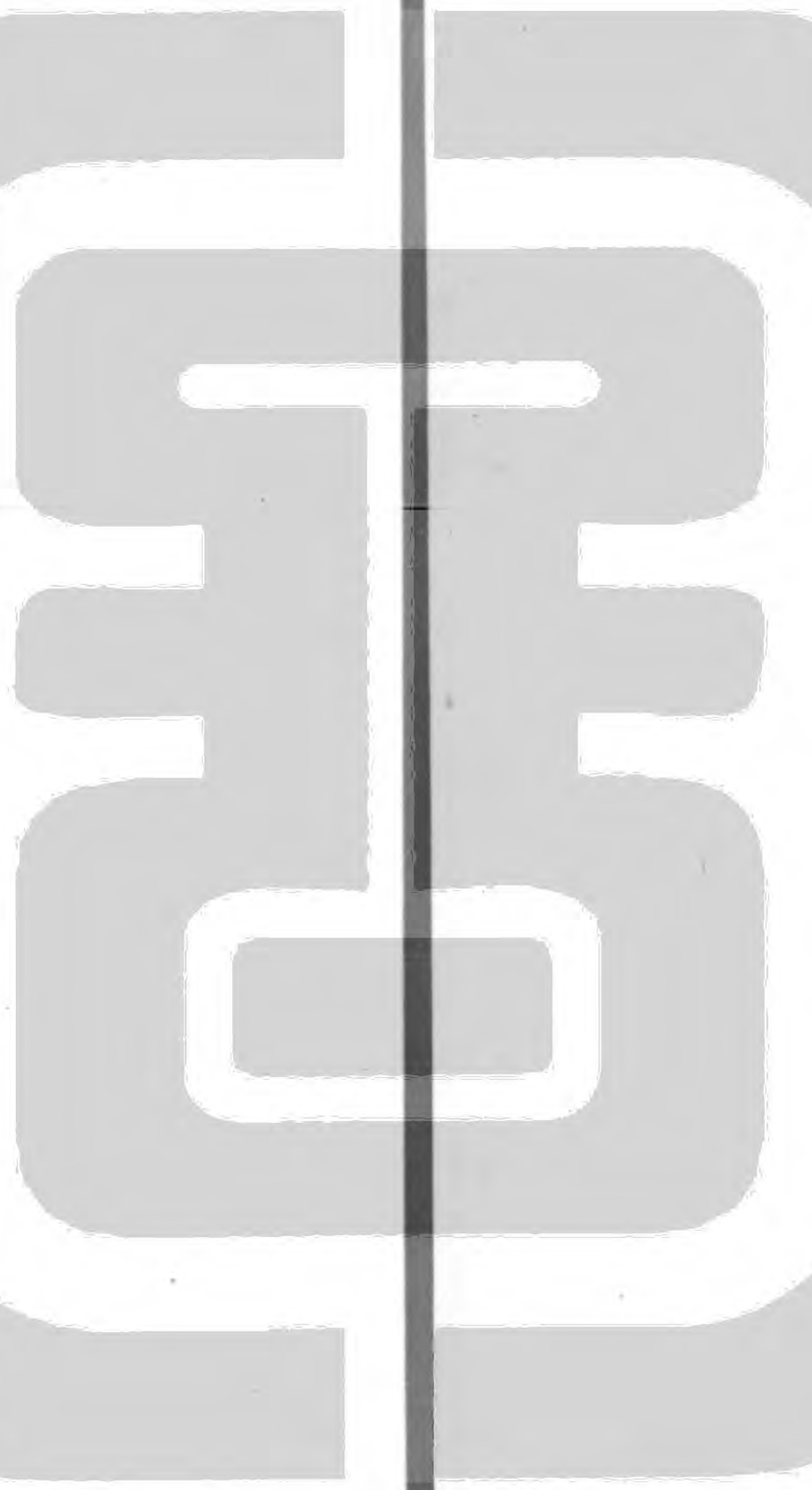
出與兩卒子過相者李茂問馬茂謂二人者皆擢甲科壽八
無官祿一不過為縣主簿徐指公謂曰不及第官一品壽八
如其言

貞祐板蕩公避地河南居無何復還鄉里潞州亂東走趙魏

間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召為安撫司計議義斌歿偕眾歸國
朝東平行臺嚴魯公聞其名招置幕府置詳議官兼提舉學
校初嚴行臺上計闕庭多徑由近侍奏決至與丞相耶律公
有違言公勸行臺致禮通情好每事咨禀示不敢專耶律公
喜亦深相接納中外交懽諸鎮雅重行臺因是益倚信公
歲壬辰行臺戍黃陵金兵悉力來攻我師不利敵勢頗張曹
濮以南皆震懾有自敵中逃歸者言敵且至人情恟公請行
臺斬橫議者首以令諸城境內復安繼而汴梁潰飢民北徙
殍殮相望公議作廣廈糜粥以食之復以群聚多疫人給米
一斛俾散居近境所全活無慮萬計及士之流寓者悉引見
行臺周惠尤厚薦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十餘人皆自羈
旅拔之同行與參謀議四方聞義而來依者館無虛日故東
平人物視他鎮為多墓誌

乙未受朝命迂右司郎中行臺所轄五十餘城仍有堡寨諸
戶自守令以下皆大偏小校倔起田畝不閑禮法昧于從政
官更相與為囊橐以病民是時天下略定庶事章創率敵之
繁營屯之擾法度未立民不安生公謂十羊九牧民窮而無
告乃倣前代設觀察采訪之比分三道按劄文檢均科賦稅
糾舉官吏公居中主其事於是初立程式與為期會黜私獎
勤視其後者而鞭之吏民始知有官府之政撫治之道焉東
平一道二十餘萬戶生口不啻百萬所以安居暇食得享有
生之樂者公之功也尚書李公撰神道碑
時諸將校例有部曲戶謂脚寨幾四百所各擅賦役公請罷
歸州縣行臺初難之既而政令歸一人以為便墓誌
行臺薨子忠濟襲爵以公耆德宿望表于朝授參議東平路
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公倡新廟學敦命前進士康暉王磐為

教官自先聖顏孟子孫至生徒幾百人咸繼庠序俾肄藝業
春秋釋奠隨季程試必親臨之齊魯儒風為之一變又高誌唐
關公文集云國初嚴侯忠齊首建鄆拜延康先生暉為禪
四方米季者甚眾先高唐人歲歸拜掃先季生王做禪
橋南夕夢與過橋北郊者皆衣金紫夢中外陳家橋同語立
其後十餘年罷通顯如朝儀賜百官章服九夢中所見
衣金紫者果至通顯如朝儀賜百官章服九夢中所見
公書張九孔餘人其立橋南者皆沒無聞焉吳
已未夏 上南伐遣使聘至濮虛已以問公對曰本朝威武
有餘仁恩未洽天下之民慤慤失依所以拒命者特畏死爾
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百城馳檄而下太平之
業可指日而待也 上善其言禮遇甚厚 神道碑
中統建元授益都等路宣撫使未幾入覲拜右三部尚書會
創立省部一時典章制度多公裁定尋 上以公知兵詔參
議軍前行中書省事公單車至戰壘觀形便遂以策上丞相



史公曰今瓊賊擁眾東來送死孤墉此天與我也宜急增築
外城俾不得突走則勢日窘糧盡援絕不攻而自潰矣議與

史公合遂擒瓊墓誌

凱還公上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主之柄當自朝廷出一
命以上並付吏部以為永選律令國之紀綱今民所犯名由
所司輕重其罪宜早刊定明頒天下使官知所守民知所避
且監司總統一路之政所用猥雜不厭人望乞選公廉有才
德者俾居其職臨民官皆相得以世非法賦斂困苦無告亦
宜遷轉以革久弊又立國學教胄子勅州郡提學課試諸生
凡三年一闢貢舉中第者入仕則人材輩出矣詔命中書施
行之墓誌

至元二年罷世襲官初行遷轉法詔公同左丞相耶律公按
行山東調選所部長次官墓誌

還朝改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復奏乞頒吏祿定職田以養廉勤而戒貪惰從之墓誌

拜平章政事因陳切於時務者十二策上皆嘉納焉悔用公晚公以年老懇辭上曰卿精力未衰勉為朕留措置大事毋苦引年第令百司有倫序即聽卿自便墓誌

參政楊文獻公

卷十之三

公名果字正卿忻州蒲陰人金正大初登進士第國初為河南課稅及經略司幕官中統元年拜北京宣撫使明年

入拜參知政事至元六年出為懷孟路總管其年薨年七十二

公性聰敏為文無所不能尤長於樂府幼失怙恃從人南渡嶇崎輻軻十餘年自宋遷毫自毫遷許昌以教讀為生正大甲申擢進士第會參政李蹊行太司農於許公以詩送之李大嗟賞歸言於朝舉偃師令到官數月以廉幹稱改令蒲城陝縣皆號繁劇而公優為之方將書考上上而陵谷變遷矣歲己丑楊公真徵收河南課稅起公為經歷官繼而萬戶史侯經略河南復為參議公於草創之際俱稱辦事未幾朝廷設十道宣撫以公使北京中書省立拜參知政事公外若沉默內藏諸用其所裨益為多及例罷猶詔與左丞姚公日赴省議事至元己巳出守懷州公時年七十有三矣

楊叔能事言補云楊正卿為人美風姿工詞翰避其可南第

無罪出教妻必欲得富貴而有才貌者嗚呼君子哉正卿

中統初無斥其名某相當國自洛陽起西庵楊公宣撫遼西既至莅事公為喻云回婦越商相為室家言說不能通畫地為圖令以意求之十纔得其一二每夕回婦焚香祝天雪泣而言越商不知也鄰有曉回語者潛聽譯之云注祿神官獨不能遠以從近也耶傳至廟堂諸公笑之數日齒冷其明年

公入大參牧庵文集

尚書禮部會驗舊例內外官行移親王宰相不署姓執政署姓解亦不書名實古禮尊賢貴德之義照得懷孟路總管楊少中係前執政官見申部文解書名似或於禮未宜乞依舊例止書姓不書各尚書省依至元七年十月國朝典章公判河內嘆廟學庠陋初為禮殿五楹位先聖先師洎十哲豫事之未幾公請老而去野齋李公文集

宣慰張公

卷十之四

公名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國初為丞相史忠武王幕官尋召居潛邸中統元年拜河東宣撫使入拜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出為東平宣慰使就僉山東行省復召參議中書省事表乞致仕未幾起為侍御史遂致仕歸至元十一年卒年八十

公資穎悟自童孺力學巍然如成人弱冠有聲場屋間四赴庭試貞祐兵興家業蕩盡以世故試補御史臺掾時有盜殺卜者有司蹤跡之獲僧匿一婦人畏榜掠誣服云嘗以私謀質問故殺以塞口獄具待報公疑其寃其後果得賊趙禮部秉文楊戶部慥器其材交口薦譽其所游者雷李元白皆當世名士及郡王公撰行狀汴都下北渡僑居成安縣故相史公開府真定聞其名聘充

經歷官乙未從開府南征凡籌畫調度倚公為重軍士多避
役亡去獲必戮以厲餘者公極言其不可後配之宄城而已
光州下華山農民間結為固開府令攻之公曰鄉民為自保
計當以禍福開諭如或旅拒加兵未晚從之昏相繼來降全
活者不可勝計師還兼提領真定府事板蕩後民耗弱不任
差役官從胡商貸子錢以充貢賦謂之羊羔利歲久來責所
負例配徵民伍有破產不能償者公言於開府謂於朝止一
本息付之又料民實其等第賦稅之輸豪富者先之而貧窮
者得以末減升 真定府參議興滯補弊多所裨益由是聲
望隆於諸鎮而上達於闕庭矣行狀
上在王邸歲丁未遣使來召既見 王從容問曰孔子沒已
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而不在 王
能行聖人之道即為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 王曰或云

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
覩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則武弁世爵若論軍國大計又
皆不預其內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
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 王悅乃詢
以祖宗法度具在而未施設者甚多將若之何公指御前銀
槃曰創業之主如制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昇付後
人傳之無窮今當求謹厚者司掌廼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
壞恐有竊之而去者 王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訪
中國人材公因舉魏璠元好問李冶等二十餘人 王屈指
數之間有能道其姓名者 王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
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所從出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
精美者輸之官餘麤惡者將以仰事俯畜而親民之吏復橫
斂以盡之民則鮮有不凍餒者矣戊申春公釋奠致昨於

王王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居對曰孔子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宗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見時君尊師重道之心何如耳 王曰自今而後此禮勿廢 王又問曰今之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公曰典兵者軍無紀律專事殘暴所得不償其失害固為重若司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 祖宗之民如蹈水火蠹亦非細 王默然良久曰然則柰何公曰莫若更選族人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主兵柄勲舊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則天下皆受其賜矣其年夏公得告將還因薦白文舉鄭顯之趙元德李進之高鳴李槃李濟教人陞辭又陳孝侍親友兄弟擇人材察下情貴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用度規戒於 王公在朝廷暮年每進見延訪聖賢道德之興脩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之由詳明切直多所開悟故呼字賜坐賚錫之禮殊渥 行狀

公奉旨教胄子字羅等及修理鎮之學官內外煥然一新迺會生徒行祀禮衣冠濟濟有承平之舊郡邑化之文風翕然為振 行狀

壬子公與元好問北覲奉啓請 王為儒教大宗師 王悅而受之繼啓累朝有旨蠲免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 王為降旨仍命公提舉真定學校 行狀

王即皇帝位起公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汾晉地廣物衆官世守吏結為朋黨侵漁貪賄以豪強相軋其視官府紀綱民之疾苦殆土苴然而貧弱冤抑終莫得伸公下車得其姦賊尤甚者若太原石抹氏平陽段李河中忽察忽思等數十人械庭下數其罪惡杖而出之於是扶剔吏弊遴選官屬庶政一新所部肅然訟牒日以百數胥吏疲於傳命公逆見隨決剖析以理折衷於法皆情得而去吏但授成而已耆耄不遠

數百里來觀至以手加額云六十年不期復見此太平官府
吏民戴之若神明焉歲歉民乏食請於朝發常平粟貸之及
減其秋租有差河東賦役素無適從官吏囊橐為姦賦一征
十民不勝其困苦故多流亡公閱實戶編均其等第出納有
法數十年之弊一旦革去西川元帥紐鄰重取兵一千一百
人守吏畏其威莫敢中理隸鳳翔屯田者八百餘人屯罷兵
不歸籍會僉防戍兵河中浮梁故有守卒不以充數公皆條
奏之 上可其請兵後孱民多依庇豪右及有以身庸藉衣
食歷年滋久掩為家人驗籍 券悉出之為民文水田氏婦
嘗鬻二子以償長男徒罪之贓公至翻異之究其情以鬻子
故取公使錢贖還之 行狀

二年春考績于京師為十路最陞見 上勞之命䟽時所急
務具四事以奏一曰嚴保舉以取人所以絕請託而得可用

之才二曰給俸祿以養廉能所以禁贓濫不使侵漁於民三
曰易世官而遷郡邑所以考治迹革舊弊而摠民之寃四曰
正刑罰而勿屢赦所以絕幸民息盜賊而期於無刑皆深切
時事 上嘉納焉 行狀

拜東平路宣慰使東平巨鎮也其政賦獄訟之繁視河東為
倍蓰如李祐之財劉忙古楊怯里之贓奸皆窮其根株不少
貸方春旱種不下祈於泰山一夕甘澍沾足宣慰使八刺同
知寶合丁其下崔彥等數十人假其權勢干擾廢政公廉知
繫之獄彼力為營救公怒曰君欲黨姦人而違制令乎竟抵
之罪每一事必與同署周折三數乃得施行彼雖有後言中
心實畏服焉八刺以盜賊充斥獲者欲處以死公曰吾豈敢
曲法從汝妄殺乎八刺密以聞有旨張耀卿所言准合條例
可從之奏免遠輸豆粟二十萬斛和糴粟十萬斛寶合丁議

欲官賦蠶絲令民稅之而後輸公曰是無上以毒下也且輸納後期之責孰任之遂罷其事有寡婦馬氏將鬻其女以閉逋賦分已俸代之仍蠲其額行狀

至元三年秋參議中書省事宰相傳旨令坐都堂議事凡軍國大政必諮訪而後行有旨令趙彝使日本命都堂議勅高麗詔以進公曰趙彝本宋人萬一所言不實恐妄生邊釁遣笑遠邦明日同宰執奏之遂止行狀

五年春起公侍御史同平章塔察兒行御史臺辭不拜有言公邊將校冒代軍士虛耗庫幣者上怒勅使按治仍以其事諭公陳奏公奏曰在昔將校備嘗艱阻與士卒同甘苦今年少子弟襲爵或以微勞進用豈知軍旅之事乎致朝廷遣使覆按此省院素失約束耳若悉痛繩以法則人不自安今但易其部署選武毅有才略者任之則軍政自新時委風憲

官體寬庶草其弊宰執傳旨命公議御史臺條例公奏曰御史執法官今法令未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不易又難中止陛下宜慎思之後數日復召公曰朕慮之已熟卿當力行對曰若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紉彈女謁無令奏事諸局承應人皆得究治上良久曰可徐行之公以衰老懇請命舉可任風憲者公手疏烏古論貞張邦彥徒單公履張亨張肅李槃張昉曹椿年西方賓周止高逸民王博文劉郁孫汝楫王惲胡祗適周砥李謙魏初鄭辰等以聞又乞致仕許之行狀

公天資剛直博學有經濟器容色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為端人正士遇事風生果於斷決庭議剴切矯矯然有三代遺直其扶善良疾姦惡草弊政美風化要以濟時行道盡忠所事以實惠及民成敗利鈍初不計恤其兩鎮巨藩再入中書雖

權貴素以嚴厲稱者與之抗禮往復論難不毫髮相假貸時
或齟齬其耿耿自信氣終不下既為上所深知凡大政令
必咨決焉論者為省臺肇建進用儒學開太平之基公寔為
啓迪之先故諧毀不行才退復召終始眷顧之禮不少哀
上問八刺張耀卿曾受賂否曰若言其受賂豈不畏上蒼乎
與人交重然諾不戲言笑在尊俎間亦以禮法自持故元遺
山呼為畏友雖親舊不敢干以私恤患難周困急至質衣典
書無難色儒士宋子昭羈於豪權家言於上官出之蜀儒古
生售於市鳩銀贖焉仍給據為良張新軒子琥已結婚無以
成禮分俸以給屢與遺山敬齊游封龍山時人目為龍山三
老云行狀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一

左丞李忠宣公

卷十一之一

公名德輝字仲實通州路縣人初事

潜邸中統元年授

燕京宣撫使歷山西宣慰使太原路總管至元五年召為

右三部尚書八年拜北京行省參知政事十一年遷安西

王相明年以王相撫蜀又明年拜西川樞密副使十七年

拜安西行省左丞命未下而薨年六十三

吏部君且卒指公謂宗夫人曰吾為吏治獄不任悍鷙刻削

人蒙吾力脫罪罟蓋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兕其大吾

門者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儲五升菽夫人春蓬稗為

糧芣藟莧為菹活之荒歲既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

資輟業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先足甘旨有餘則市筆札錄書

夜誦不休已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



君福民隱不足以驩親善身兩間之間人壽幾何烏可無或有聞同腐草木也絕少年輩不游召其所親與率一時名公

碩儒

撰行狀

歲丁未用故太保劉公薦徵至 潛藩俾侍 皇太子講讀

薦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宣撫司參議智迂賢皆就徵 行狀

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兆隸潛藩擇庭臣可理賦者俾調軍

食實出公從宜使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規

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散幣集之或給

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漕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

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即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

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都遂闕洋變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

其上號為八柱不戰而自守矣感蜀之本實張於斯 行狀

中統改元為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私幣雜真行民間陰

結死友相誓復仇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省開府在燕令
行禁止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 行狀

三年惡已相反誅以為山西宣慰使罪權勢之籍民為奴免
而良者將千人 行狀

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太原路總管至是潛藩故臣相無
有出為二千石吏者 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公愈益勤

勵崇學教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遂姦賊以剔民賊裁

婚葬俾師簡儉敦耕桑以富民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

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竒袤之覲凡與民

漸磨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 行狀
五年徵入為右三部尚書人有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
疑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公者莫
不請求保為衣冠之族無有是也謾不為應懸已俸為賞購

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漸服叔竟以是病死行狀
七年 上以蝗旱為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
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
具自以為不寬公燭其誣召鞠其妾榜掠一加服不移畧蓋
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
之溺愛受欺當妾死罪觀者神之行狀
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奏求公輔已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
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䟽溝澮其中假牛
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芻
粟束百萬行狀

十二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
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公
危語動之曰宋今既亡重慶以巨擘之地不降何歸政以公

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
及招討畢某偕中使奉璽書來赦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
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為偽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
雷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
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寇疆場心迹之著白者况復軍政不一
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為哉公出未至秦瀘州畔
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行狀

十四年詔以不花與公代為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軍既發
公留成都供億食纔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
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行狀

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即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
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望
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徑東川歸以為重慶

帥闇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銳拒守合州空虛誠使謀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即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珏以天子威德遠有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頌聖量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吕比又為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為均為臣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甚惑昔也此州人不自為謀求去就者以國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遇君竊若首以徵福一旦不難也又約書言為檄刊木於山浮板於江珏未及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遣李興張郤十二人者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為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其言如喻珏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使與

等導帥幹楊解懷蠟書間至成都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為書招珏誠亦極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今立珏牙校也習狙詐不信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畧刻耳未必定降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據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為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為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行狀

十七年西南夷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兵且壓境公適被命在播亟遣使止兵勿進別遣人趣鬼國使降酋長熟公名曰是活合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即身至播州泣且告曰吾屬百萬人微公來死且不降

今得所歸茂有貳矣公以其言來上聖意開允改鬼國為順
元路以其首為宣撫使及公薨蠻夷聞訃哭之甚哀其私親
為位而祭者動輒數百千人合州安撫使立哀經率吏民迎
拜哭聲震山谷為發百人護喪興元僉播州安撫使何彥請
順民欲立廟以祀夫邊徼遠夷之人未易懷服公之所以能
得其心者顧豈以聲音笑貌為哉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
貊之邦行矣若公之言動出乎身加乎民發乎適見乎遠彼
西南之人被生死骨肉之賜者無慮億萬計其為忠信篤敬
不既大矣乎野齋李公
撰神道碑
公天性孝悌事太夫人深愛和氣愉色婉容自幼至貴能養
志順色未嘗少失懼意於兄姊友愛彌篤凡有俸賜必均及
之資稟雅重與人交踈澹寡合不為詡詡態久而後知其篤
至居官清慎非義一毫不取羅施鬼國之入附也有以受馬

千數諧公于朝者 上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寧

有是事

神道碑

公為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聞斯
行以絕專嫌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殫匱民力者中
外所厭誦凡人賢而有聞滿調將東歸必薦汲之王陞秩留
之故關輔得士為多 行狀

初權臣阿合馬與公偕侍 潛邸及當國用事公未始一至
其門彼常卑恭求好拒之愈力其所守類此 神道碑

參政商文定公

卷十一之一

公名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諱改焉
國初為東平行臺幕官入事 潛邸為京兆宣撫司郎中
就遷副使中統元年改宣撫司為行中書省遂僉行省事
明年進參知政事坐言者罷起為四川行樞密院事至元

元年入拜參知政事六年同僉樞密院事累遷副使十年
出為安西王相十五年王薨十七年王相府罷坐事得免
二十年復為樞密副使尋以疾辭二十五年薨年八十
公生於大安已巳至少保沒年二十有四汴京陷北走依冠
氏趙帥天錫與元好問楊奐游清河元公
東平嚴武惠公統濟魯魏五十四城號行省招徠名士以禮
聘公俾教諸子經學武惠卒嫡先死遺命以子忠濟嗣時朝
命未下公教忠濟為喪主哀而中禮弔者敬悅輔之見大臣
奏其克嗣制可忠濟辟公為經歷官凡五年出倅曹州未幾
歸東平日與魯諸賢為琴詠會復官經歷贊忠濟大興學校
聘康暉說書李昶說春秋李禎說大學學生百餘人養之優
厚督於課試後皆通顯東州多士公實作之墓碑

憲宗朝

世祖以貴介弟鎮撫中夏得專征誅聞公有經濟略左官諸侯
遣使徵至鹽州召對稱旨字而不名間陪燕語因曰挺來時
李壇城胸山東平當餽米萬石東平至胸山十石致一石且
車淖于雨必後期後期罪死請輸沂州使壇軍取食便
世祖曰愛民如此忍不卿從墓碑

詔以京兆分

世祖教楊惟中宣撫關中公為郎中焚斬之餘八州十二縣戶
不滿萬皆驚憂無聊賴公佐惟中進賢良黜貪暴明尊卑出
淹滯定規程主簿責印楮幣頒祿稍務農薄稅通其有無暮
月泰民乃安誅一大猾群吏咸懾明年惟中罷教廉希憲來
使登公副之墓碑

丙辰夏我師征南詔京兆布萬足米三千石帛三千段械器
稱是輸平涼為軍需軍期迫甚郡人大恐公曰它易集也運

米千里妨我蠶麥郿州長王姓者雅為公所禮平涼人也公
召與之謀王曰不煩公運僕有家粟積平涼盡以代輸公大
悅載直與之它輸亦如期墓碑
有旨割懷孟益

世祖教公往治既至一多金子酌酒殺人坐死取豪猾杖於市
一郡獲乃濟之以恩懷人至今縷道其善墓碑

丁巳丞相阿藍答兒會計陝西河南罷宣撫司公還東平

周公撰墓誌曰又牧庵文集云先是經畧司于河南宣撫司

寡益以懷孟且詔物天下之兵遂置經畧司于河南宣撫司

從軍屯田戍邊首尾于秦州漕運司于衛安撫司于東平

諸軍屯田戍邊首尾于秦州漕運司于衛安撫司于東平

遂解兵柄它遺中諸侯民至京師大集汴蜀兵之親間之

及管庫征商之吏皆入計局為條百四十一文順公承且曉

衆曰惟劉萬戶則專殺虐猶杖兵民諸官於晉所置諸司皆

武公也自命下而事始緩猶杖兵民諸官於晉所置諸司皆

廢身至帝所命下而事始緩猶杖兵民諸官於晉所置諸司皆

已未 憲宗親征蜀以圖宋

世祖趨荆鄂軍于小濮召問軍事公對曰蜀道險遠瘴癘時作
難必有功萬乘豈宜輕動

世祖默然久之曰卿言正契吾心墓碑

憲宗崩於軍庚申

世祖至自鄂道遣張公文謙過公公語張公曰 殿下班師師
屯江北脫有一介馳詐發之軍中留何符契張公驚亟追及
言之

世祖大寤罵曰無一人為我言此非商孟卿幾敗大計速遣使
至軍立約不日阿里不哥之使至軍軍中斬之墓碑

公赴召開平初

憲宗征蜀季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至是左右部諸王大人咸
會開平阿里不哥不至會者勸進曰殿下太祖嫡孫大行母

弟以賢以長當有天下 上謙遜未許公與廉公希憲參大
議潛進言曰先發制人後發人制天命不敢辭人情不敢違
事機一失萬巧莫追 上頷之明日會者力請遂即位墓碑
阿里不哥兵起公奏曰南師可還備選西師可軍便地從之
以廉公及公宣撫陝蜀公等至關中六盤之兵已應和林公
謂廉公曰為六盤策有三選鋒乘虛直擣京北上也恃財聚
兵觀釁走利中也重裝北赴歸重和林下也廉公曰策彼何
出公曰出下已而果如所策是時人持二志閔隴日閔鞏昌
汪帥兵號勁果其弟良臣適至公等承制佩良臣虎符出庫
銀萬五千兩使歸發兵乃完城濬隍借兵於民拜八椿為將
公戒之曰公帥未練之卒出應勅敵揚聲借勢使賊不敢東
向續出方略以推之慎勿輕與交鋒使之知我虛實師出八
椿違戒而衄敵兵惟而西去公命八椿追至甘州汪良臣將

兵來會咸聽諸侯王合丹號令合丹陳于北八椿陳于南良
臣陳于中大戰甘州東殺大將阿藍答兒渾都海斬首虜無
算閔隴平捷聞 上報曰卿等古名將也臨機制變不遺朕
憂遂改宣撫司為行中書省進廉公為右丞公為僉行中書
省事明年進公參知政事墓碑

宋瀘州將劉整因我降人數百乃來歸將論誅之公盡釋囚
之聞邊將不和公輒手書開諭皆得其死力若蜀師紐鄰閩
帥楊大淵青居山帥欽察是也墓碑

興元倖費寅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公于朝 上召公
便殿曰使卿關中使卿懷孟兩著治效今訟卿者還至卿豈
有所掣耶亦驕而志墮耶公對曰臣在秦三年豈能事事當
理上負聖恩下欺臣心有死不為鉅寇滿野借兵完城事豈
得已且有前旨也功若自歸罪則分人非臣所事欲加之罪

臣請就戮 上顧侍臣數公大計屈伸手指九十有七謂公曰卿無罪今委卿四川勉之行大用卿出金虎符佩公行四川行樞密院事墓碑

至元元年入中書 上欲知經學公與姚左丞樞實學士默

王承旨鶚楊參政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墓碑

初中統三年立領部以阿合馬總錢穀至是革去公與太保

劉公等奏燕王為中書令入省聽政罷世官行遷轉法併州

縣戶耗者墓誌

二年平章趙璧奏立諸路行省丞相耶律鑄行省河東公為

之貳旋召還墓誌

六年同僉樞密院事連年迂僉書迂副使數軍實差萬戶千

戶等三給軍吏俸使四千人屯田給牛種農器墾田三萬畝

收其獲以餉親軍汰不勝軍者戶三萬戶一丁者亦汰去若

千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者財力相資合出一軍墓碑

十年封皇子忙阿刺為安西王立王相府以公為王相 上

曰王年少河迤西盡以委卿公進十策於王曰睦親鄰安人

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本根察

下情王為置酒嘉納子為碑又收庵文集云至元九年立皇

西瓦殿中為時衛士環列車間容帳長安營于素立皇

十里中為牙門譏其出入其時提河外秦固內地野周之

加于不隴于京于蜀于羌諸侯王都收蕃前星羅棋錯於是

者靡不與金籠帛致馬獻琛輻庭下勃溪羅震如恐于後

其大如軍征旅之振治爵賞澤之予威用之制不猛承王制

餘商賈之明年詔益封秦王邸官用不足取之朝廷歲或為

六盤者為明年詔益封秦王邸官用不足取之朝廷歲或為

帶貫計者百三萬 王薨王妃使公請嗣于 天子未允明年又入請賜允猶未

遣也公病于京兆其年王妃殺王相趙炳于六盤辭連公及

子璪逮至行在所下公吏久之得免墓碑云至元

難塔當嗣王命公請于初運上郭弱中祖宗之訓未習也相趙廷疑隙相攻或郭鞫問伏辜始有毫及公惟王死朝延疑隙相攻或郭鞫問伏辜始有毫及公惟王其子奕徽亦知預之郭謀將刑規於趙氏生微味上命趙氏過乎儒不上知澤曰臣生儒不與諸儒其罪向來之儒功可補今忠奏曰宋儒不預其事果向何類人臣以曩時推戴之功語之矣商孟卿不預其事果向何類人臣以曩時推戴之功語之矣

二十年復樞密副使尋以疾免二十一年趙氏子復訟父死公又被逮百餘日乃釋公嘆曰蘇端明貶黃州作雪堂於東坡貶惠州築室於白鶴觀若將終身善處矣吾有慕焉遂葺小圃於都城之南以居澹然與造物者遊朝士及僧道日造門問遺不絕益為世所重墓誌
曹有阜曰左山公自號左山老人著詩千餘篇尤善隸書時

人銘其先世者以不得公書為未孝墓碑
公具文武林明允公亮慷慨有大志遭際
世祖聖神之主道同氣合復展宏略功在社稷德洽黎元慶流
子孫可謂一代英傑者矣雖冒安西之獄事旋昭雪克終令
名蓋有以也墓碑

樞密趙文正公
卷十一之三

公名良弼字輔之趙州贊皇人國初舉進士教授趙州歲
辛亥召居王邸歷邢州陝西幕官已未王師伐宋參議
元帥府事中統元年拜陝西四川宣撫使至元七年授高
麗經略使奉使日本還朝改四川經略使十年拜同僉樞
密院事居官九年以疾辭歸二十二年薨年七十二
公女直人避遼章帝宗真諱易直為直以部族木要甲姓佐
金祖平遼宋功世長千夫成真定贊皇人不能金言者譌為

趙家其曾大父鎮國上將軍諱祚者喜曰天將華姓吾家耶

因趙姓撰廟碑

公少聰警負膽膂機數其父元帥右都監節死諡忠愍公官

公奉職義宗播歸德上黨公部將防城提控崔立殺守相降

而自王猶譏城門妄出入者殺積骸狼藉公侍母夫人懷其

家牒及忠憫以上世遺繪曰非是無以知吾生族彷彿儀形

雜新丐人竊出將歸趙及河已集將北之民數千惟七艘濟

舟兵病民之爭挺刃亂投及夫人首公臂受之幾折兵顧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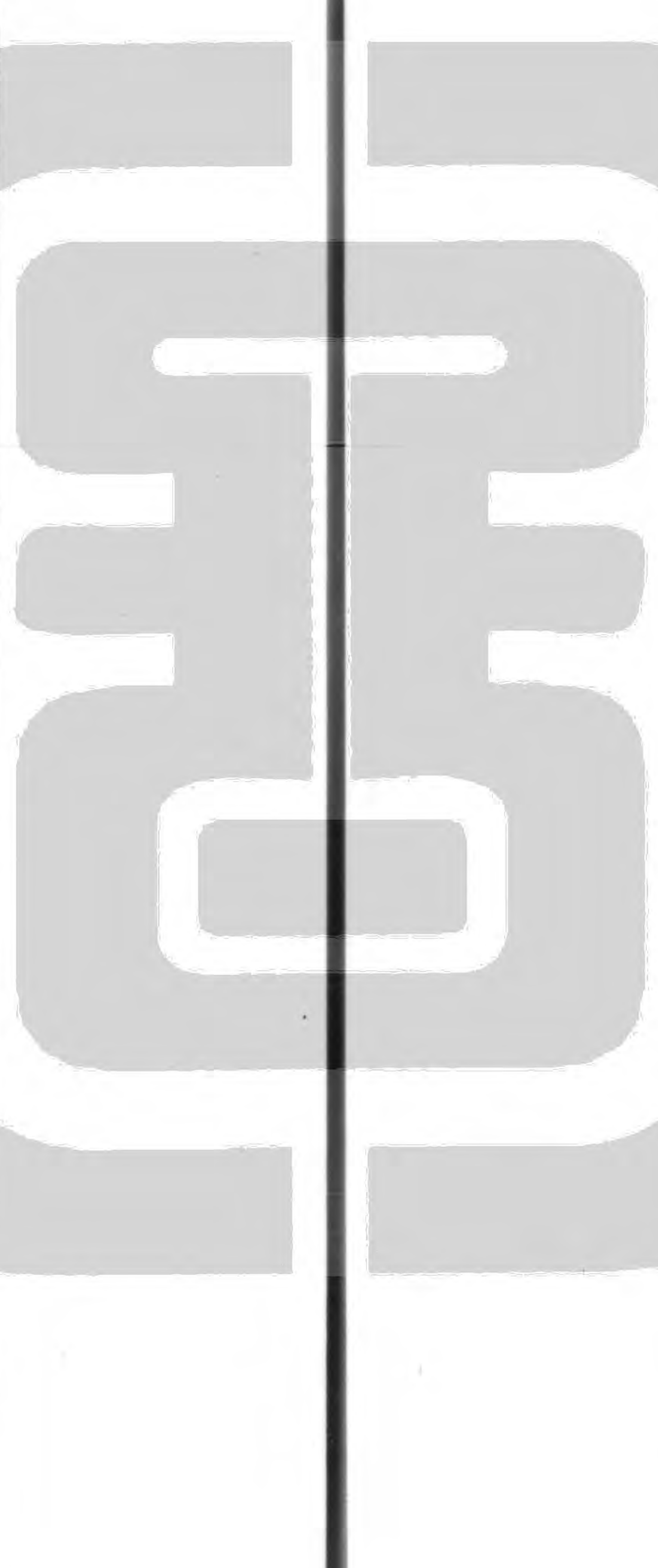
哀手援以登廟碑

公輦母夫人北渡河至鄉奉事之外日從名儒講論文藝尤

致意司馬氏通鑑歷代典章制度兵馬疆弱地理阨塞有闕

國家興衰治亂者無不記憶戊戌朝命試諸道進士公中優

選教授趙州撰野齋李公



上居潛邸用薦者召公北上占對稱旨會立邢州安撫司擢

公為幕長邢久不得善更積弊日深公區畫有方事或掣肘

則請諸王府再閱歲凡六往返所請率賜允邢賴以治升

陝西宣撫司郎中墓碑

已未王師伐宋大臣霸都魯為元帥公參議帥府事兼江淮

安撫使五戰皆捷渡江至鄂分道趣湖南攻下岳州抵潭州

而還用兵有紀律未嘗妄戮一人墓碑

大駕北幸陳時務十二事言皆有徵上深嘉歎至衛驛遣

如京北訪察秦蜀人情事宜不踰月具得其實還報且列十

事上聞多見採用墓碑

公言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未臣

附前歲世子王佖來朝適鑿輅西征留滯者二年矣供張踈

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

王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立之爲王遣送還國世子必感恩戴德願脩臣職是不勞一卒得一國也 上是其言即日改館世子顧遇有加尋賜封冊遣還高麗遂壹意內附皆自公發之墓碑

上即位首立陝西宣撫司廉公希憲爲使商公挺爲副使公參議司事時甫罹大變衆心未一事機少忽變生意外公受命即就道先二公至知事不可緩乘機決策前事而發廉商二公繼至同心協謀卒平大亂安反側公贊畫之力居多九月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拜公陝西四川宣撫使兼參議行省事屬用武之際調兵馬給糧餉所統九路稟成受事日不暇給心計口授物來則應卒贊成秦蜀之功墓碑

二年冬省諸路宣撫司公遂不出居無何貴寅以九事訟諸朝誣廉公商公有異志指公爲徵寅成都人初我師取四川

攻之急宋邊將力憊不支遣寅入秦爲間厚資之使任于我寅桀黠久不敗至同知興元府事後以姦惡事覺宣撫司鞠之獄成待報會赦免寅銜之拮据二公所行涉于疑似者攻訐以報怨時方懲李璫王文統之叛 上聞是說信之召公問焉對曰臣與二人共事者九年寧有是事再三問對如初訊以九事皆枚舉以對 上以爲彊辯飾辭益怒威刑臨恐譴訶百至公守前說而力辨其誣至捫膺而前進乞剖心明之旁睨者爲之褫魄公神色自若明日有旨命中書訊鞠寅辭屈奏請右丞南合代廉公行省事往就按問會寅逆謀敗遂解墓碑

至元七年春授高麗安撫使尋改經略使先是數遣使使日本竟不得要領而還 上必欲通使而未得其人公既受命私念高麗日本止隔一水人何地不可死等死耳吾爲國家

何惜一行遂以奉使請前使過高麗名為遣人護送取道對馬一歧等島實漏密謀益懼其日本既通有以軋已也公曲為防遏使不得逞其計自絕景島登舟徑趨太宰府既至宋人與高麗賙羅共沮撓其事留公太宰府專人守護第遣人往返議事數以兵威相恐或中夜排垣破戶兵刃交舉或火其鄰舍喧呶叫號夜至十餘發公投牀大斲恬若不聞如是者三日彼詐窮變索公呼守護所大加詬責彼來請受國書公言國書當俟見國主日致達數欲脅取公以辭拒之嘖有煩言隨方詰難彼不能屈日本遂遣使介十二人入覲上慰諭遣還其國主擬奉表議和會宋人使僧曰瓊林者來渝平以故和事不成公還以疾請歸老樊川墓碑

詔授四川經略使未幾復召議進討日本公奏曰臣前歲渡海留居彼地者幾再歲熟知其民俗亮很驍勇不識父子之

親不知上下之禮躡夷踞肆與鳥獸無別家置干戈百姓皆兵其地山水居多可佃者極少無桑蠶絲枲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益富且舟楫恃風而行忽值風變漂流觸撞沉溺之禍莫可預防雖資育之勇良平之智將無所施臣奉使時同行三舟為風所漂會集先後有相去二十餘日者用兵無慮百舟隨波星散寄命滄海欲進退齊一協力成功難矣碑

十年授同僉樞密院事首議軍律若賞功罰罪兵符軍籍教練之類條具三十餘事皆次第行之墓碑

公自日本得上氣之疾既入樞府適用兵江表食少事殷力疾不懈久之浸至羸瘠屢請謝事凡九年始遂所請墓碑

公與清河相共政八年諷視權臣姦欺結舌其傍若無與已然者加大盛盈蚤宜收身末路比聞譽僧善役鬼神試每有徵者於上前大臣可巫事君耶罪且相及公辭疾三年其人

見誤是僧坐擅發衛兵以醢元九碑又蜀郡阿公馬文集云至
皇方從上北巡乃著乘人之心偽與構圖殺之稱皇太
子尚書張公九思方鑰而宿禁中遷宮而完行且語曰前門
語傳令者曰計窮時知殿不給還宮而完行且語曰前門
則張公負間馳出與其詐明都預俱為賊擊死前密副使張
至也呼阿合馬出與左丞都預俱為賊擊死前密副使張
素稱有權易素惡相公為預賊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詐與
知謀請傳首郡邑以張公為預賊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詐與
則過矣上裕皇之悟
公為人精敏饒知略見義勇為臨難不苟避初阿藍答兒劉
太平之來會計也二人性資很悞恣為威酷盛夏械人熾日
中頃刻即死招集群不逞輩開導告訐橫生羅織官吏望風
畏遁死于威恐者二十餘人公時為宣撫司郎中挺身直前
一司之事已獨任之酬應上命綱領曹局威怒之下竟事無

一辭屈撓中外歎服日本之行寇盜之間阻風濤之艱險異
俗之狠戾瀕於死者蓋以百數卒之全節而歸古所謂有專
對之材不辱君命者公其有焉墓碑
宋平諸將校及新附官屬入朝詔聽樞府受贄見之禮公曰
積所有立贊皇廟學布田六百畝以贍給生徒又別市地千
六百畝為趙郡學田且釋俘戶三以供二廟灑掃溫縣別業
故有地三千畝公致仕南歸折而為二以其六畝懷州以其
四畝孟州皆永隸廟學自以身出儒素示不忘本也墓碑
或問為治公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
為甚必克已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
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墓碑

聖主嘗問僉院趙良弼高麗小國匠人募人皆勝漢人至於
儒人通經書學孔孟漢人只是課賦吟詩將何用良弼對奏

此非學者之病實在國家所尚尚詩賦則人必從之尚經學則人亦必從之矣魯齋文集

參政賈文正公

卷十一之四

公名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初事 潜邸中統元年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給事中至元十年襄陽降授襄陽路總管十二年僉行中書省事十四年遷湖北道宣慰使明年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十七年薨年六十三

公年十五汴亂奉妣夫人孫踰河居天平甫冠入官行臺于時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為兩半百峻絕不取

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勅有司月給白金為兩百收庵妣公撰神道碑汴京之破金族屬及朝臣子孫奴於人者公悉聞而民之上

曹公撰行狀

世祖淵龍驛致諸郎與語合意俾董城上都竟工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為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為郎者莫與之班由善國言大小庶政不資舌人皆特入奏其冬 帝自將討叛王漠北漢人惟丞相史公及公從行有暇陳說資治通鑑納君於善一日 帝問卿郎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是勅增之公曰品制宜然後太保劉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他日必有由郎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為禦皆不許神道碑有言華人富且反者 上以問公公曰盜由貧起未聞富而反或曰山東李璿非富以叛耶公曰璿之變在於權大重今郊遂之民或凍餒欲死子獨言其富何耶 上深是其言行狀雲中民一母三子伯從軍季殺兄眾議以母故原其死公曰

弟殺兄天下大惡也若恤其母宜免從軍者以養上可之

狀行

至元改元參議中書省事詔同先世父中書左丞公行省河

東山西罷世侯置牧守

神道碑

五年再為左右司郎中盜殺臣平章欲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繁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與丞相惟署制勅而已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

碑

十一年詔丞相伯顏平章阿木右丞阿里海涯行中書省將

圍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眾平宋授公宣撫使議

行省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公成鄂

公文集云歲甲戌冬十月二月天兵由陽羅渡江直抵鄂州

薄城而營鄂人開門出降丞相議曰方有事東南北城實為

根本須擇人守之留右丞阿里海涯及公分省而治右丞與

公謀守禦之策公曰江陵宋制重兵聞諸將不

睦遷徙之民盈城復皆疾疫而又芻薪乏闕杜門不敢樵採
不乘隙先之咫尺春水淋漓儻彼順流而下則鄂危矣亟
兵驛問年春右丞奉命引

十二年授公僉行中書省事荆閩遣安撫使高世傑來襲右

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銳下岳進拔江陵又移軍圍潭獨公

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却其挈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

茗之微亦絕戢吏卒無入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庾賑飢

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弛湖荻禁

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繻歸之舩舟百數

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置藥局遣醫更視疾癘

神道碑

婁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子入覲矣裨將陳思聰屠其家或

議加兵公曰為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戶從十人往

使戒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盍明之省何侯

其出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於汝奈何宜身至省告余

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叛加興兵誅矣思聰果來

隨徵其妻子其徒至數以戕賊主帥家與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肆其子諸為亂於市神道
幼主既降其相陳宜中文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閩廣爵人號年東南大蠢覬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亦千數在在為群斬寇起司空山剽黃及壽昌壽昌距鄂尤邇鄂屬縣傳高亦集眾跳梁為應公多為檄曉曰汝皆平民為賊驅脅至此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悉有汝何利焉指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為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復齒平民不蹤跡其既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至者官之言中其情上下猜阻稍稍離渙壓以官軍遂盡誅檄翦平無留高亡之江西武寧公又檄敢舍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變姓名返家為尉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是賊其人顧以高為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絕禍

本公司曰應賊者高鼠子何為旋就梟夷豪傑大姓初無與知奈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汝第往吾能必其無他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事始彰鄂人大恐轉益德公恃為司命時精兵盡於圍潭居守半老疾乃雜新民乘城民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回顧其家專擁衛賈相

神道

江左之定也詔夷其城公獨完鄂不隳後屢更寇卒莫能犯十四年拜湖北宣慰使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於學神道碑又苦齋文集云初朝廷賜指不出宣慰司大為駭懼驕將公將命書已下印章未至公賜指不出宣慰司戮大姓之議公聞呼爭用威劫不得已起而視事或者猶執前議公曰若此城皆逆吾以一家保之闔境賴以存全以
十五年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先聲至江西民有迎訴千里

外者時其省收海隅僞命甚急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為斬
匿將為後用誅論巨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
其非辜下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既如其舊官之矣自
餘蓄此無所叙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索兵仗為
名挾入民家罔為收匿以起獄取貨與奴妾人子女痛繩以
法大水壞民廬室蓋藏者發粟以賑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
舟載糜粥糗糒以食脫沉溺數萬家神道碑云西時連雨飢欲發
廩以賑或以為必咨中書乃可公曰若然則民其
魚矣先行後聞不從者於我乎償所全活數萬人
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
移時不能滿寸右丞塔出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減三月
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帳幄於後言是則宜彼庭立
者必以為加三月矣右丞謝其失言休士於廬由是知其為
心斯須不忘恤下也神道碑

十六年李梓發盜據南安公虞他將往則為暴豎其不下請
身往平纜從兵千營于城北為檄推誠招懷梓發度其猖獗
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戰不為用乃閉妻子一室
自焚死眾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
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媚人有眾萬數狂僭置相公曰都昌與
吾南康止限彭蠡此寇不滅將亂南康乃調國兵戍遏彭蠡
西瀕別遣方招討將其軍伏仗舟中僞為商農徑造菱舍生
擒萬一與其相曹者以歸磔龍興市其徒駭散復其民居後
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匿誅矣延求何
為火之神道碑

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江西湖廣三省再造海艦公極
言如是將亂江南欲身任入聞陳其過舉他相以為不可廢
閣詔令異同之間公薨于豫章而始成戰艦遣宣慰某者總

致于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興將以是日斬使忽詔下既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亮猶利國猶古尸諫云碑道公家居事妣夫人曲盡孝敬迨薨移是以養寡姊視政之休未嘗廢書從戎亦橐駝負書以行延師私塾毓德諸子日或一至其舍事

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睿聖大有為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以燮熙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于襄陽于湖廣于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淳安而集之煦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逐有海隅之難盜賊附起禍譬而賞勸德綏而威捷徐草其面而決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辭稱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殺之訓者無公亞足碑神道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一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二

內翰王文康公

卷十二之一

公名鶚字百一開州東明人金正大初中進士第累擢尚書省右司員外郎金亡居保定歲甲辰召居王邸中統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奏立翰林國史院詔從其請至元五年致仕十年卒年八十四

公幼穎悟讀書日記千餘言終身不忘長工詞賦有聲場屋年十九由東平貢禮部再薦科名會河朔亂舉家南渡流離頓挫中身愈困而學愈力故其成就有過人者正大甲申登詞賦第一甲第一人第始公之生有大鳥鳴于庭鄉張先生此子後有大名當居百人之一迨及第果魁百人曰釋褐賜緋受奉直大夫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再考改歸德府判官兼城父令下車之後立教條正風俗未



幾政成吏畏而民安之廉司以治聞遷同知申州事兼汝陽令政聲籍甚俄丁內艱金主遷蔡起復尚書省都事陞右司員外郎兼翰林修撰金主見公言事深中時病惜其柄用之

晚撰墓碑

蔡陷萬戶張柔素聞公名輦之北渡館于保州者餘十年深自韜晦若將終身焉

墓碑

上之在潛邸也好訪問前代帝王事迹聞唐文皇為秦王時廣延四方文學之士講論治道終致太平喜而慕焉歲甲辰遣故平章政事趙璧今禮部尚書許國楨首聘公於保州從人望也公自以亡國累臣義不可再任辭疾者久之已而就道既至上見喜甚賜之坐呼狀元而不名朝夕接見問對非一凡聖經所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不陳於前上為聳動嘗諭公曰我今雖未能即行安知它日不能

行之耶

墓碑

公北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為贈既達北庭適值秋丁公奏行釋奠禮上悅即命辦其事公為祝文行三獻禮禮畢進胙於上上既飲福熟其胙上下均之其崇敬如此自是春秋二仲歲以為常

主上所以尊師重道者實公啓之

李愷撰言行錄

丙午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上問公應受賀否公以富弼故事對遂罷宴徹樂明日始受賀

言行錄

上留公漠北二載恐年老不可再歷冬寒召公謂曰朕欲遣人送子南歸子何所欲公對曰臣本閑人誤蒙寵召待遇加厚亦已幸矣復何欲之有但願吾王好賢樂善之心有加無替則臣之受賜豈有量耶

鐫行

庚戌春

憲宗遣故參知政事李舜咨以安車來徵公同王峯魏璠應召訪及軍國大計稱旨將任以政公力辭而還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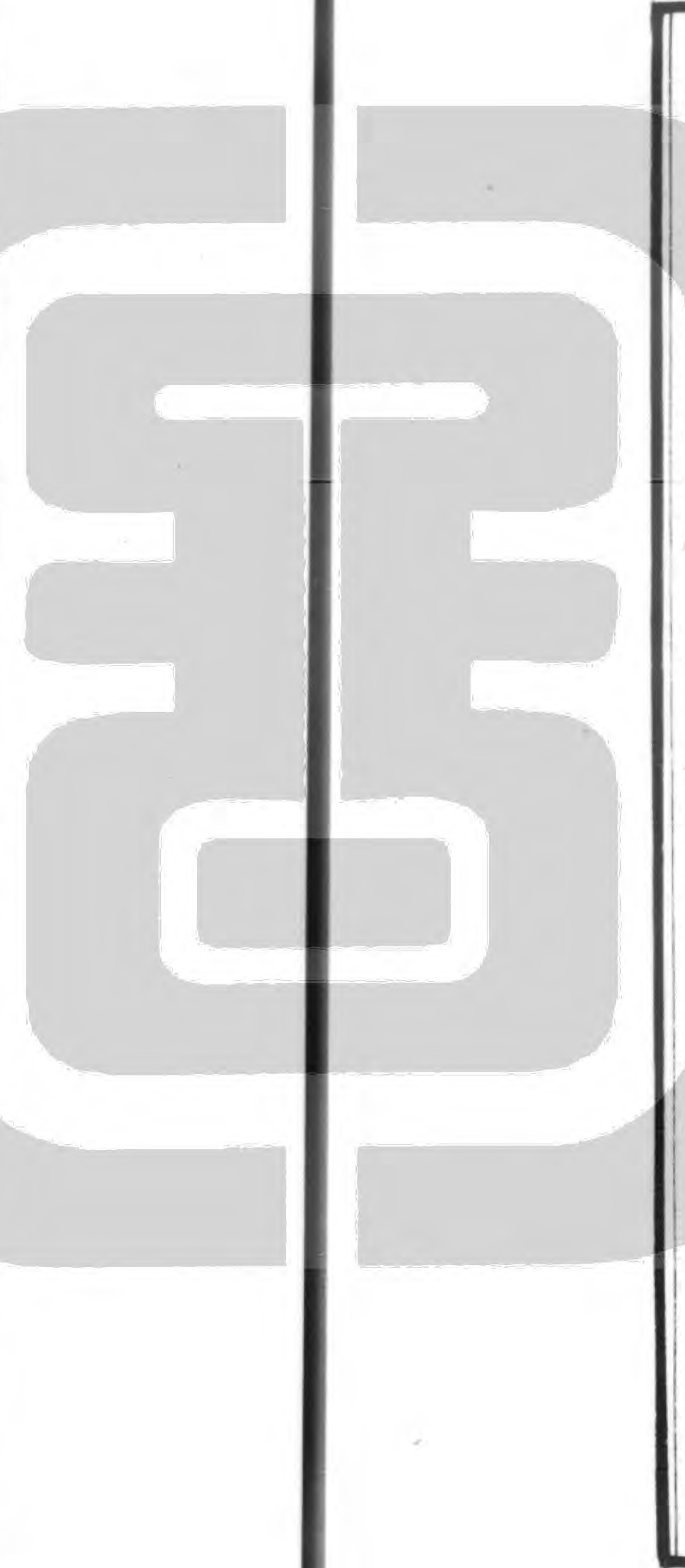
上龍飛特授公翰林學士承旨公遂舉李治李昶王磐徒單公履高鳴徐世隆同為學士公視諸老年最高學最博言最切直若政之美疵事之可否人之賢不肖皆極言正論無所顧忌至於主盟吾道獎進後學推轂人材布列臺閣紀綱法

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墓碑

公奏言自古帝王得失興廢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國家以成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罔不臣屬皆

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歲久漸至遺忘金寶錄尚存善政頗多遼史散逸尤為未備寧可亡人之國不可

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上甚重其言命修國史附修遼金二史墓碑又言行錄云初公侍王邸



李治宜令秉筆至是公中前請命立翰林國史院時高揚已物故又李李治及李昶王磐徐世隆徒單公履郝經高鳴為

棋士楊恕孟攀麟為侍制王暉雷膺為修撰周搜挾殆盡

公又言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宜選博學洽聞之士提舉各路學校嚴加訓誨以備它日選用上可其奏為立十路

提舉學校官墓碑

是時任賈胡以錢穀事黃緣為姦欲乘隙取相位求薦於公公奮然曰即欲舉此人為相吾不能插驢尾矣我以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忍為此耶後數年竟用為相切弄威福無所不至為王著刺而殺之商文定公

至元五年春屬有微恙懇乞致仕詔允其請然有大事則遣中使就訪焉又勅有司歲給廩祿俾終其身墓碑

十年八月公薨上聞之嗟悼且問臨終何語左右以不用釋老寔錢為對公無恙時嘗謂世俗以疾草之言為遺囑嘗

神思昏亂其言非復可從故自七十以來手書治命歲一更之預為戒勅嗣子之綱庀治後事俾身後有所遵守如釋老冥錢之弗用皆治命云墓碑

十五年秋九月翰林承旨和魯忽孫前中書左丞張文謙奏請狀元藩邸舊人嘉言善猷於國多所裨益今已云亡在典禮宜有封謚詔特贈謚曰文康墓碑

公豈弟樂易無城府崖岸愛交遊喜施舍家釀法酒客至輒留飲談笑終日氣不少衰在翰林十餘年凡大誥命大典冊皆出公手以文章魁海內而未嘗談文章嘗謂門人曰分章析句乃經生舉子之業求之於致知格物之理則惜如也為已之學當以窮理為先故一時學者翕然咸師尊之如中書左丞潤潤子清右三部尚書柴禎輩皆出公門墓碑

公向侍王邸嘗請葬祭金主許之及達汝陽求訪百至竟無

遺弓可獲但其牢醴表誄為位以哭哀動祭人其大節即如此墓碑

內翰王文忠公

卷十二之二

公名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金正大中登進士第中統初擢益都等路宣撫副使王師圍濟南參議行中書省事遷翰林直學士出為真定宣慰使至元元年復召入翰林尋兼太常卿進拜承旨居翰林二十年累乞致仕不許年八十二始遂所請三十年卒年九十二

公自幼志趣不凡為學即知自勉金遷都汴舉家南渡河居汝之魯山既冠聞偃城麻徵君九疇為時名儒裹糧往從之學勤苦百至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授歸德府錄事判官不赴自是為學益力涵泳經史漸浸百氏發為歌詩古文波瀾闊放浩無津涯邈乎其不可窮已歲壬辰河南受兵避難

南走襄陽宋制置司素挹公名署議事官丙申襄陽難作公
孑身北歸至洛西適揚中書惟中被命招集士流一見喜甚
錄其名授以告身惟所欲往遂北游河內居亡何值王榮之
變去隱共山尋遷相下會東平總管嚴公興學養士虛師席
迎致公師道尊嚴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即之溫然和澤隨問
隨答疊疊忘倦其辭約其義明學者於句讀抑揚之間已得
之矣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往往為名士居數年東游齊樂青
社風土遂有定居之志野齋李公撰墓誌
中統建元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頃之以疾辭去三年春瓊
萌異志公覺之柴車載妻子潛出挺身走濟南遂乘駟至京
師時王文統始伏誅朝士惴恐不安公至侍臣以聞上即
日召見詢問再四嘉其誠節王師圍濟南上知公家屬在
圍城中授參議行中書省事日圖軍務一語不及其私齊亂

平挈妻子來居東原墓碑

拜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禁戢奸暴扶植善良民賴以安先
是衡水監縣忙兀帶挾勢行私所為不法部民趙清發其奸
訴諸有司既具伏矣監司之立也其妻懼謀盡去趙氏而滅
其口賂家人醉以酒暮夜潛入清家清逃匿獲免其父母妻
子殲焉清來訴權要不為申理且欲易其獄辭公曰誠若是
死者何辜竟奏擬真諸法籍其家貲以其半付清真定賈胡
有稱貸取息者不時償則逮繫私室榜掠桎梏恣為威虐人
不勝酷目之曰閻羅王數干撓公府同僚畏忌惟所指麾公
正色詰責呼五百梓押以出撻之數十時治事西北城上命
擠之投諸地郡人稱快迄公去不敢復然墓碑
至元七年春復徵拜翰林學士入謁宰相首言方今害民之
吏轉運司為甚至有稅人白骨使民間橐殯不得改葬者盍

速罷去以蘇民乎已而運司果罷墓碑

權臣阿合馬秉政諷大臣奏言尚書省當併入中書拜右丞相安童為三公蓋名示尊崇實奪之相權奉旨會議公言兩省合而為一命右丞相總統之為便如其不然則兩省姑宜依舊三公既不與政不宜虛設權臣私論為之沮止墓碑

兼太常少卿時官闕未立朝儀未定凡遇稱賀臣庶無問貴賤皆集帳殿前執法者厭其多揮杖擊之遂去復來頃刻數次公慮為外國笑上奏曰按儀制天子宫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闌入由外及內罪輕重各有差宜令宣徽院籍兩省而下百司官姓名各依班序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然後得進有敢越次者殿中司糾察罰俸不應入而入者宜准闌入治罪庶望朝廷禮肅後遂定朝儀如公言又言曲阜宣聖鄉里林廟所在前代給百戶以供灑掃國朝因仍皆蠲復差賦夫

百家歲賦為鈔不過六百兩僅可比朝廷一六品小官終年俸給聖朝疆宇萬里歲入財賦以億萬計詎肯惜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於府庫所益無多於國體所損甚大初累朝給林廟灑掃戶百復其家至是尚書省臣括戶悉收為民故公言及之墓碑

九年 上聞天下獄囚滋多勅諸路自死罪以下皆縱遣之期以秋七月來歸京師受刑及期皆至 上惻然矜閔悉原其罪其後詔詞臣草詔將戒諭天下而不宣旨意久之皆不稱旨公乃以釋囚之意命辭進讀 上喜曰此朕心也欲言而不能形之於口卿能為朕言之嘉獎不已墓碑

十年再乞致仕詔不從仍舉宋銜雷膺魏初徐瑛胡祗適孟祺李謙宜居翰苑墓碑

國子祭酒許衡將告歸 上命中書左丞張文謙問公公言

自古有國家者必與人材共治若無學校人材何從而得今許某教生徒有法數年之後皆可從政事跡所繫至大某素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負數少坐糜廩祿有所不安而然耶宜增益生負使之進學庶幾人材有成某之受祿亦可以少安矣詔從之墓誌

十一年秋患腰膝痛艱於行步家居養疾 上遣使存問賜以名藥公嘗言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用其材力閔其衰老養其廉恥之心也今入仕者既不限年而衰老病患者或至扶舁抱負而登廳堂其人既自不知耻朝廷亦不以為非甚不可也每遇會集議政之際數數及之故自始得疾即自停月俸歷冬迄春堅乞致仕 上遣使諭之曰卿年雖高非任劇務第安坐教人耳何以辭為仍諭旨右丞相王學士素著忠順之節祿之終身可也復詔有司盡給所停

俸公不得已復出國有大政必咨訪而後行墓誌

有詔集百官問鈔輕物重事學士王文炳對云物貴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嘉話

時方伐宋凡帷幄謀畫有所未允則遣中使詢問公悉心敷對皆見納用又將有事于日本遣使問公公奏言今方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殄滅若復分力於東夷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晚也墓誌

江南既下公言禁戢軍士選擇官吏賞功罰罪推廣恩信所以撫安新附消弭寇盜之策甚備皆畧施行之墓誌

十三年冬朝議欲汰冗官權臣以不便按察司欲因之省去公奏疏曰外路州郡去京師遙遠濫官汙吏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司為與申理若指為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矣若曰京師有御史臺足以糾察四方之事

是大不然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尚有不及况能
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以按察司併入運司今之運
司專以營利增課為職與管民官恒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
寬抑哉臣以為存之便按察司由是得不罷墓碑

自江南撫定賞賜有功但遷加職位有至宰執者二十余人
因議更定官制公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
爵號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
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
術也臣以為有功之人宜加遷散官或賜以五等爵號如漢
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墓誌

十九年壬師將大舉伐日本公入諫曰日本島夷小國海道
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不伐為便時軍行有日矣
上以為非所宜言天威震怒謂公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

汝有它心而然耶公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有言若有它心
向者何為從叛亂之地冒死歸國乎且臣以八十之年又無
子息有它心欲何為耶遂出翌日 上遣侍臣以溫言慰撫
使無憂懼墓誌

二十一年公以年老願乞骸骨以歸丞相和禮霍孫以聞詔
允其請進資德大夫致仕仍給半俸終身前行之一日公卿
百官供張祖餞明日 皇太子錫宴于聖安寺公卿百官送
至麗澤門外仍命其塔仕于其府以便奉養大臣燕見 上
數問公起居狀公恬愉靜默家事不復關白者凡十年墓誌
公性剛方凡議國政必正言不諱雖 上前奏對未始將順
苟容 上嘗以古直稱之夙有重名持文柄主盟吾道餘二
十年天下學士大夫想聞風采得被容接者終身為榮言論
清簡義理精詣世之號辯博者方其辭語縱橫援引徵據宜

莫可屈公徐開一言即語塞不得出聲為文冲粹典雅得躰
裁之正不取兴新以為奇不尚隱僻以為高詩則述事遣情
閑逸豪邁不拘一律程朱性理之書日夕玩味手不釋卷老
而弥篤燕居則瞑目端坐以義理養其心世俗紛華略不寓
目惟善嗜書晚年益造精妙筆意簡遠神氣超邁自名一家
持練素求書者繼踵于門應之不少拒人得遺墨爭寶藏之
誌

尚書李公

卷十二之三

公名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金興定中登進士第國初為
東平嚴侯幕官中統元年召至京師明年以翰林侍讀學
士行東平路總管同議官至元五年召拜吏禮部尚書七
年除南京路總管不赴八年起為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
使遂致仕歸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七

公幼精敏六歲知讀書性澹靜講學之外一無所好年十二
三學為程文下筆為時輩所稱初教授君困躓場屋一夕夢
在李彥榜下登第數名閱計偕之士無之因以命公年十六
業成質幹清癯甫能勝衣將從教授君赴春闈儕輩或少君
教授君不卹也及期肆筆數千言比亭午已脫藁蒞試者見
其敏給大加賞異命下公中本經第一教授君果居其下且
意義褒貶所取各異人以此歆向父子釋褐調孟州温縣丞
未赴寓陳之項城聚書深讀務為無所不聞仍手自抄錄為
日課不輟野齋李公
撰墓碑

金亡公奉親還東平嚴武惠公一見待遇加禮授行臺都事
凡入覲出征不令去左右行臺罷改行軍萬戶府知事武惠
薨令中書右丞忠濟嗣政升公經歷東平大府民繁事殷公
處贊畫之任圖慮深遠未始依違苟從平章宋公時居幕長

議論率與公合若府政得失民生利病屢為嗣公言之居數
歲同列者趣向不同移疾求去會丁教授君憂即杜門不出
服除嗣公不欲以幕僚相屈位公師席躬率僚屬講聞經傳
多所開益魯諸生執經受業者前後非一墓碑

已未 上將伐宋次濮陽召公問治國用兵之要治國則以
用人立法賞罰君道務本清源為對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
嗜殺為對 上嘉納之墓碑

上即位建元中統駟召至京師時備咨訪凡國政可否知無
不言其年冬車駕北征徵需煩索行中書省科取稅賦雖連
戶不貸公移書諸相其略曰百姓困於弊政久矣

聖上龍飛首頒明詔天下之人如獲再生拭目傾耳思見太平
半年之間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興除之政未孚故
也側聞欲據丁巳戶籍科徵租稅比之見戶或加多什六七

且止驗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苟不
以撫字安集為心惟事供億則諸人皆能之豈

聖上擢賢更政之意哉省府為蠲逋戶之賦墓碑

二年春內難平公上表稱賀因示諷諭曰患難之作上天所
以存警戒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選官
以修政崇儉以養民恒以北征宵旰之勞永為南面佚豫之
戒 上為之歛容擢用有期屬東平萬戶嚴忠範代其兄為
本路總管奏請公偕行將師用其言詔授翰林侍讀學士行
東平路總管同議官墓碑

朝議令老疾輸賦公貽書省府曰

聖上即位之初凡鰥寡廢疾之人命所在優恤去歲省府常有
榜諭俾給糧收養旬月之間一予一奪非所以示信于民也
從之墓碑

至元五年詔起公吏禮部尚書格品條式選舉禮文之事多出公裁定宰相素重公凡有集議必延置上座傾聽言論會制府有升省之議遂請老而歸墓碑

八年拜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一出按行則致仕不復出墓碑

公資簡重後生小子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前則溫粹見于面樂於誨誘有所問則叩竭終始無所隱或不可與言則未嘗妄交一語薄於世味每以安恬退處為心故其居官日淺而未嘗作期月留也家居安坐一榻書史滿前窮日夕不少厭

碑墓

太常徐公

卷十二之四

公名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金正大中登進士第國初為東平行臺幕官中統元年拜燕京宣撫使三年除太常

卿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大常卿又兼戶部侍郎七年拜吏部尚書出為東昌路總管擢山東道提刑按察使十五年移江北淮東道十七年召為翰林學士又召為集賢學士皆以疾辭不行二十二年卒年八十

公生而穎悟七歲入小學應對進退輒異常兒年十五有賦聲二十二登正大四年進士第京朝官又章辟公為縣令朝請遣人辭焉且戒公曰汝年少學未至毋急仕進更當多讀書涉獵往事以益智識俟三十入官未晚也公奉教為學益刻厲經史諸子百家靡不研究

東平徐公撰墓碑

壬辰之亂朝請歿癸巳河南破公輦太君北渡河嚴武惠公知公名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公勸武惠收養寒素一時名公多歸焉故東平人物之盛為諸道最武惠薨嗣侯襲職署公詳議職雖贊佐侯寔師之先帝即位之歲置總六部

於燕京以公充拘推燕京路課稅官公謂理財非所能也力辭而歸墓誌

大元受天命肇造區夏 列聖相承未遑文治 上在潛邸獨喜儒士凡天下鴻才碩學往往延聘以備顧問壬子歲自漢北遣使來徵公見于日月山之帳殿 上方治兵征雲南因問此行何如公對曰昔梁襄王問孟子天下烏乎定孟子曰定于一襄王曰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殺人天下可定况蕞爾之西南夷乎 上曰誠如威卿言吾事濟矣是歲雲南諸國降 上既登極每有征伐必諭以不殺於是四方未稟正朔之國願來臣屬者踵相躡於道十餘年間際天所覆咸為一家土宇之廣開闢以來未有也不嗜殺人之効其捷若此然一言寤意皆自公發之

墓誌

東平自武惠公時得亡金太常登歌樂有旨取觀公典領以行既見 上欲留公公以母老辭遣尚書柴公送公還又明年今參政商公由東平經歷赴召北上嚴侯遂令公代之公既正位幕長軍民之利害公事之得失知無不言其所救正者非一墓誌

中原版蕩之後鄆學久廢嚴侯修復以養生徒公從史之力居多又歲署題考試等其甲乙屢中高選者擢用之時自入學親為諸生講說其課試之文有不中程者輒自擬作與為楷式一時後進業精而行成人才輩出如翰林學士闡復太子諭德李謙浙東按察使孟祺禮部侍郎張孔孫太子贊善夾谷之奇等是也墓誌

中統建元擢公燕京等路宣撫使京師久號難治下車以新民善俗為務車駕往還貴近迎送百色供億從容以辦中書

省檄諸路當養禁衛之羸馬數以千萬計芻秣與其什器前期戒備公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年無飼於南者 上新臨天下京畿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為之馬將不來更白此軍需也其責不輕公曰責當我坐遂弗為備馬果不至清滄鹽課前政虧不及額公綜覈之得增羨若干勅賜白金三十笏以嘉其能墓誌

二年移治順天歲饑民乏食公發廩貸之所全活者甚眾墓誌

三年宣撫司罷公還東平總管嚴公奏大常登歌樂向

聖主觀于日月山既而發還今十餘年矣乞增宮懸大樂文武

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 上可其請就除公太常卿以

主之兼提舉本路學校事墓誌

四年 上問堯舜禹湯為君之道公取書所載帝王事以對

上喜曰汝為朕直解進讀我將聽之書成 上命翰林承旨

安藏譯寫以進墓誌

至元元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諮訪而後行詔命典冊多出公手公選前賢內外制可備館閣用者九百卷曰瀛洲集至今用之墓誌

六年作新大都于燕宗廟之制未有議者公奏曰 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事之大者首惟祭祀祭祀必有清廟因以圖上乞勅有司以時興建從之踰年而廟成公之所教太常禮樂亦備遂迎

祖宗神御入藏太室因奉安而大饗焉禮成 上悅賞賜良渥

墓誌

公在翰林大常所薦僚屬多海內名士時號得人尋兼戶部侍郎奉勅議立三省遂定內外官制上之墓誌
時宮闕落成而朝儀未立公奏曰今四海一家萬國會同朝

廷之禮不可不肅宜定百官朝會儀從之 墓誌

七年拜吏部尚書公以銓選無可守之法為撰選曹八議誌九年公乞補外除東昌路總管佩虎符至郡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笞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期年而政成乃修廟學起驛舍新公解區處皆有條序力省功倍而民不知勞郡人頌之

誌

十四年起為山東提刑按察使某路有妖言之獄所司逮捕凡數百人公為剖析絳誤者十八九悉縱遣之 墓誌

十五年移公淮東道按察使淮安安撫使許瓊亡宋邊將家人有告瓊匿官庫財者憲司繫其妻孥以徵之公謂同僚曰許所匿者亡宋之物也豈可與今盜官財者同論耶同僚不以為然公獨抗章辨明行臺是之釋不問 墓誌

詔發南北兵征日本遠近愁歎江浙尤甚公奏疏諫之語頗

劉切當路者恐忤旨不即以聞已而 上意寤其事亦寢 墓誌

二十二年丞相安童再秉國鈞圖任舊人共政奏公雖老使之坐而策國事尚可用也遣使召公公老病辭不能行附奏便宜九事賜田十頃公時年八十至秋病增劇作八十可老歌以自遣所以處死生若久客而將歸焉易箒之際吟諷弗輟 墓誌

公儀觀魁梧襟度宏博慈祥樂易人忤之無忤心與溫色與人交一以誠藩籬廓達洞見肺腑喜賓客樂施與及好獎進士類人有片善稱之惟恐不至然和而不流群而不黨清而能容仁而能斷時論推之以為有公輔器 墓誌

公明習前代典故尤精律令事有至難獄有大疑使公決之不假閱成案立談之間援引區別冰釋理順載法之文法外之意無不包舉雖專門名家者亦不如是之審至論事口排

悱然若訥者及秉筆而書頃刻千百言言盡意到燦然成文
人謂尚書說事手敏于口墓誌
公之奏議典贍詳悉無迂踈之累古文純正明白無竒澁之
偏歌詩則坦夷瀏亮無雕斲晦深之病四六則駢儷親切無
牽就支離之弊雖然在公悉為餘事惟愛君憂國之心堅如
金石不以仕宦為汙不以辭退為高亦不以衰老疾病為憊
苟聞時政有所可否論思獻納恒若言責之在已惓惓不替
至死乃已合于古人賦畝不忘君之義也墓誌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二

